

## 德国“中国节” 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老城隆重举行“中国节”，吸引了犹如潮水般的德国民众前来观看，也包括很多旅德中国人。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们来到首府杜塞参加了节日活动。

在法轮功真相台旁，法轮功学员们展示功法，优美的音乐、祥和的功法，使很多人驻足观看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功。当他们得到相关信息，得知学功是免费的，而且所有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从网上免费下载，很是欣喜。也有中国人前来询问哪里可以买到《转法轮》书，并要求学功。

一对衣着考究的中年夫妇看过有关活摘器官的真相传单，停下来和学员交谈。他们说，“这个（中共）政权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是做很



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

正义的事，希望（中国的）这种情形能够得到改变，或许十五年、十年、五年，尽快吧。”夫妇俩主动签名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

“中国节”上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活动签名表示支持的人非常多，好些人不得不等一阵儿才能轮上签名的机会。◇



## 传真相大游行在台南举行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周末，在台湾台南市，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安南区的“天马台”，举行传递真相游行活动。主办代表杨先生说出了这次游行的目的：“大家共同的愿望是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台南的民众。”

游行队伍以引人注目的天国乐团开路，随后是旗帜队、炼功队、腰鼓队和大型标语及广播车等；队伍两旁，学员们把真相资料、精美的小莲花和书签发放给沿路的群众。◇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赋予的上访权利，集体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无理抓捕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这次集体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这完全是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的上访极其和平理性，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信访办公室上访，而该办公室在中南海附近。

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污蔑为“闹事”是倒打一耙、颠倒黑白，闹事的恰恰是中共。是因为中共闹事在先，才有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在后。

中共闹事在一九九六年就已经开始。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诋毁法轮功。该报不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媒体，而是中共喉舌。中共的历次整人斗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法轮功学员都是和平善良的民众，他们与世无争，按照“真善忍”

## “四二五”上访是因为中共闹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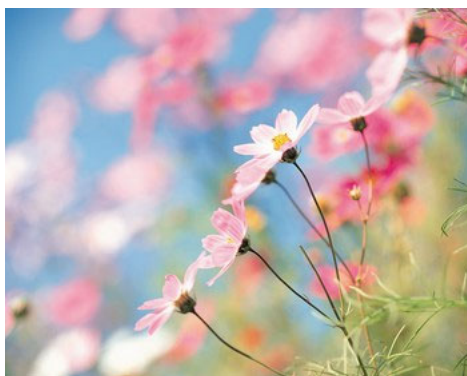
做好人，中共喉舌媒体发表批斗文章，不是无理取闹吗？

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转法轮》等书籍都是教人向善的，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阅读《转法轮》等书籍，提升了自己的道德，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中共允

许诲淫诲盗、厚黑权谋的书籍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却下令禁止教人向善的《转法轮》出版，这还不是闹事吗？

一九九七年初中共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在全国搜罗罪证欲构陷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局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没有组织，不介入政治，炼功点不存钱、不存物，法轮功学员都在做好人，可是中共公安部中的一些权欲熏心的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给法轮功扣上了“×教”的大帽子，并让各地公安人员罗织罪证，试图弄出个大案，杀良冒功，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中共政治打手在闹事。（接下页）

## 泪水，为生命 被救出苦海而流淌



【明慧网】我今年五十多岁，是二零零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修炼前的几十年间，吃了很多苦。我从小争强好胜，爱面子，心眼小，事事都放在心上，好钻牛角尖。如此的性格，加上现实与理想的强大反差，给自己酿造了饮不尽的苦酒。

生活的不如意，加上自己心胸狭窄，我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搞得全身都是病。严重失眠症、顽固性血管紧张、头疼、精神分裂症，狂躁时打架、骂人、摔东西，风湿病四个加号，全身关节疼痛，如刀割、针刺一样，关节僵硬得不行，特别是早起，两只手象吹了气一样，胀胀得不能握拳，腰椎间盘突出，疼得不行，翻身都要别人帮助，真是生不如死。我曾上过吊，想了却残生，结果未遂；想过出家，因舍不下亲生儿子未能如愿，活得很苦很累。

单位里有几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待人和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生气，自修炼后家庭都和睦了。我只是羡慕他们超凡的境界和与世无争的心态，却从没想过修炼，因为我受无神论和媒体造

谣诽谤的宣传毒害太深了，不敢想涉足法轮功。

二零零七年正月初五，我因琐事与家人发生争吵，气得不行，为解脱自己，找到了本科室的大法弟子，说：“你们修炼人为啥不会生气呀？我也要学法轮功。”她笑着说：“好哇！你先听 MP3 吧。”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MP3，先听到的是“普度”和“济世”，我惊讶了：世间还有如此悲壮、动听的音乐？我被震撼了，泪水止不住地流，听了一天的音乐，我哭了一天。接下来我聆听李洪志老师

的讲法录音，几天下来全明白了：我如此不幸，都是自己生生世世中的业力造成的，不偿还能行吗？有什么想不开的哪？怨恨谁呀？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如饥似渴地拜读李老师在各地的讲法，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开始按真、善、忍做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的原因，用法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善良、宽容、忍耐、道德高尚的好人。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善意地理解周围的人和事，大法的神奇在我的身上迅速展现。学了法轮大法一个月，所有病症全部消失，身体健康了，内心也变得平静、祥和，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美妙境界，整天沉浸在修炼后的快乐中，脸上挂满了笑容，家庭和睦了，丈夫和他前妻的女儿对她爸说：“我妈真的变了，开朗了……。”现在我们娘俩就象亲生母女，了解我的人都说我象变了一个人一样。

是啊，是法轮大法使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使我结束了苦海人生。我流着泪感谢无私帮助我的同修，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接上页）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法轮功炼功点采访炼功学员时的镜头，播放何祚庥对法轮功的诽谤。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所谓的“三个代表”扯上关系，真是一个让科学蒙羞的科痞。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是指鹿为马，栽赃陷害，这是中共文字打手在闹事。

该节目播出后，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写信或直接到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经历，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不符、误导观众。九八年六月二日，北京电视台在了解情况后，承认上次关于法轮功的节目失误，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的炼功场面及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

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又于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九八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于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在此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非常平静、祥和，向杂志编辑和秘书讲述了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然而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

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抓捕。中共警察无理抓捕前来讲明事实的法轮功学员，这才是闹事。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天津市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这是中共内部一些以整人为业的小人在闹事。

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当时的总理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当晚十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

由上可见，四二五上访之所以发生，完全是中共恶人在不断地闹事，而法轮功学员只是本着善意和平地去讲理，以合法的方式制止从一九九六年就开始的中共的闹事。即使没有四二五，中共这样一个与民为敌的邪党和江泽民这样一个嫉妒成性的独裁小丑还是会寻衅闹事，发动迫害。因为中共的本性就是“假、恶、斗”，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内斗外整的历史。从它的出生到今天，中共的整人和闹事从未停歇。（文／楚行）◇



## 武清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

### 天津市武清区赵恩旺所遭受的迫害

赵恩旺，男，四十七岁，天津市武清区城关镇许庄村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赵正在上班途中，被城关镇政法委书记（田益新）及一名司机绑架到城关镇政府，后被关押在一间小屋里，大约在九点至十点左右，武清防暴大队警察进来了，进门就打，有的打、有的踢、有的拧胳膊，直拧到右胳膊不能动。然后又将他转移到派出所迫害。到派出所，在所长李秀山的连打带骂的带动下，他遭受了多名警察及协勤人员的打骂，轮番的拳打脚踢、抽耳光、皮带抽等，折磨了两个多小时。他浑身伤痕，疼痛难忍。（其中打的厉害的有一个东马房村叫王崇山的协勤）直到晚上，他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月间，在城关派出所的压力下，许庄村委会协同家属将赵恩旺从上班处骗回家，逼迫他放弃信仰。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六日，赵恩旺在大王古镇刘庄村送真相资料，被白古屯乡的工作人员刘某某构陷，遭大王古庄镇派出所两名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里被恐吓，被高压电棍电，后送往看守所，又被非法劳教三年。期间遭受的迫害有：坐小板凳、长时间做奴工、包夹犯人的暴力殴打辱骂等。两个包夹：李跃立、王炳芬。指使迫害的警察：卢某某。

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上午九点多，赵恩旺在黄庄镇一法轮功学员家遭绑架，被绑架到黄庄镇派出所。遭多名警察、协勤、区“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人员的殴打，有的警察专门用拳头打眼，企图把眼打坏，有的打要命处，同时还扣上铐子（带牙），牙扎入肉中，疼痛难忍。

### 天津市武清区张文香遭受的迫害

张文香，六十五岁，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张辛庄村。一九九八年，张文香修炼法轮功后，原来的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高血脂、胆结石等病都好了，身体好了，每年给家里增加农业收入一万元，家庭和睦相处。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轮功被江氏集团打压后，家里气氛也紧张了。特别是二零零三年，张文香被人构陷，绑架到看守所二十三天，家里人吓坏了，儿子七天没敢开车，老伴也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女儿、儿子、妹夫都各自送礼、托人拉关系，为她早点出来，花掉一千多元钱。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刚开始，不法人员就让她写保证放弃炼功，她不写就被带到镇政府一处，逼她、要求她写所谓“保证”。随后片警陈辉就跟她回家把她师父的像也抄走了。以后几年里总有人到她家让她签字或盯梢。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她去杨村丈夫单位办事，回来在邮局电线杆上贴了几个粘贴，被不明真相

的人打 110 报警，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辆警车，四、五个警察就把她推上警车绑架到泉州路派出所。被他们推测电脑查询，认定是张辛庄人。就出动警车两辆，警察四、五个，由他们大队治保主任张继民带队，不出任何手续证明，把她家翻个底朝天，一片狼藉，抄走两本《转法轮》、真相资料等。送看守所之前，他们说：“别人都一个条半个月拘留，她两个条一个月拘留。”晚上没人给饭吃就送去看守所，饿了一宿。二十三天没让家人见，家里送的用品、衣服也送不进去（“非典”流行时）只好在里面用高价买。吃窝头、咸菜，盖那里一宿被子扣十元钱，二十三天花掉几百元钱。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日前后，南蔡村派出所一辆警车找她三天，（家里没人）最后一天逼她儿媳妇带到地里才找到她，还是逼迫她不要炼法轮功，被她拒绝了。当时她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告诉他们不要再助纣为虐了。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由治保人员丁久青带队到她家，跟她说：“奥运会要开了，不要去北京。”她说：“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不用你费心。”又给他们讲了真相。最后把她家电话号码抄走了，准备电话监控。

### 天津南蔡村镇法轮功学员高桂芬被绑架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多，天津武清区南蔡村镇南商村法轮功学员高桂芬去南蔡村政府办事时，发真相资料救人，因政府副镇长、档办人员李超恶告，被派出所警察绑架。

在派出所，警察逼她放弃信仰，逼她签字，到十点多，四警察到高桂芬家非法抄家，其中一名叫李超，一名叫李路姚。

### 南蔡村刘振荣、张德发被迫害事实

法轮功学员刘振荣，天津武清区南蔡村人，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起，乡镇邪党人员就不断上门骚扰，拿走法轮功书，还逼写不炼功的保证书。二零零一年被骗至乡政府非法关押两天，后被劫持到梅厂洗脑班迫害。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二日因发真相资料，被恶警王金军等人绑架到武清区看守所迫害，被折磨至生活不能自理，体重从六十五公斤减到四十公斤，后被家人背回家。

法轮功学员张德发，天津武清区南蔡村人，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起，不断被乡政府邪党人员、派出所警察蹲坑、跟踪；二零零一年被派出所、乡政府人员合谋劫持到梅厂洗脑班迫害；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二日因发真相资料，被恶警王金军等人绑架到武清看守所迫害三十天。

崔连荣，天津武清区南蔡村人。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崔连荣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约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夜里，被绑架到杨村看守所，十七、八个人关在一个小屋，吃喝拉尿都在一个屋里，家人一律不让见，迫害八天，家里还花了上千元请客。出来后，被监视，不许出门，后被送到一个厂子里，让工人监控，不让随便出入，直到二零零四年他才能出厂。到二零零九年三月份还有派出所警察找他问修炼法轮功的事。

## 参照标准

中午休息，我和同事聊天。她看着我，突然说，“你真是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女人保养到你这种程度，真是很成功。”我笑了，说：“你要镇静啊，我告诉你原因。”她好奇地看着我。我说：“因为我炼法轮功。”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说：“你先让我镇静一下。”那年是 2002 年。

后来她告诉我，她所知道的法轮功都是从中共的新闻里听来的。特别是 2001 年中共喉舌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关于自焚事件的报导，加深了她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

记得网上有个故事，关于参照标准。说有个人去买碗，他用一只质地很差的碗轻撞其它碗，发出的都是浑浊之音，而他换了一只品质上好的碗去轻碰每一只碗，声音变得清脆起来。参照标准变了，一切都变了。的确，人们都习惯于用自己的“参照标准”去衡量事物，却很少想一想自己的标准本身到底对不对。而且有时

近日看到一条新闻与跨步电压触电有关，当时在场五人死了两个，全身焦黑，非常可怕。

什么是跨步电压触电，如此骇人？经上网查询得知：如果人或动物站在距离电线落地点 8~10 米以内，就可能发生触电事故，这种触电叫做跨步电压触电。人受到跨步电压时，电流虽然是沿着人的下身，从脚经腿、胯部又到脚与大地形成通路，没有经过人体的重要器官，好像比较安全。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人受到较高的跨步电压作用时，双脚会抽筋，使身体倒在地上。这不仅使作用于身体上的电流增加，而且使电流经过人体的路径改变，完全可能流经人体重要器官。经验证明，人倒地后电流在体内持续作用 2 秒钟，这种触电就会致命。怎么脱离危险呢？就是当发觉跨步电压威胁时，应赶快把双脚并在一起，或尽快用一条腿或双腿跳出危险区。

我们很幸运借助这条新闻了解了跨步电压触电的保命知识，但是下面这条新闻的主人公当时并不知道



图：“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通过镜头放慢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烈焰焚身应本能地奔跑以缓释巨热和剧痛，王进东

候，我们衡量世界的“参照标准”，也就是世界观，并不是我们自发形成的，而是被其他人有意灌输的。那么重新衡量一下这套“参照标准”，就变得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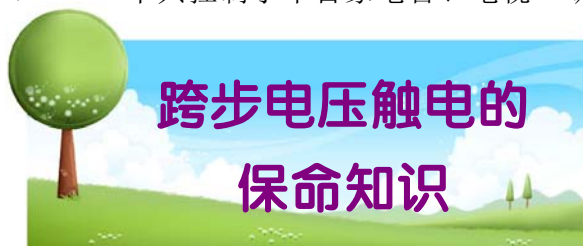
中共控制了千百家电台、电视

却仍坐地轻松自如。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广场却突然事先存放了很多的灭火器材。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

台，千百家报纸、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没有对比，没有参照，没有监督，它想怎样骗，就怎样骗。

几年后，我和同事各奔东西，再见面时，当年的事已成为笑谈。她告诉我，她已有好多法轮功朋友了。◇



如何脱离险情，他和他的同伴是怎样幸存的呢。

这条新闻是一位广东妇女描述她丈夫工作时发生的险情。她丈夫是森林防火护林员，负责疏通砍伐护林带。事情发生在 2011 年 6 月 2 日上午 10 时许，她丈夫的工作单位组长正带大家用电动锯砍伐护林防火带，突然天地黑暗下来，骤然刮起一阵旋风，飞沙走石中，发生了大树砸断高压电线落地、形成跨步电压触电杀伤人事件。当时组长一看不好，拔腿便跑，刚跑出几步，便大叫一声扑倒在地，另一组员跟着跑几步，也倒地了。她丈夫看到此情景呆住了，急呼：“师父救我！”刚试着跨出半步，脚还未落地，就觉得脚下有一股逆流随脚上下强烈感应，他收回脚，原地站，却没事，就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说：“不要跑，跳出来！”丈夫定了定神，

按照声音说的，试着独脚跳出来，跳累了，双脚并着跳出来。这下真神了，没事了，得救了！另外两个组员一看，也跟着跳了出来，都得救了！后来叫来救护车，切断了高压电源，可是组长和那个组员，已是浑身乌黑。

文中提到的“师父”，就是法轮功创始人。原来，这位妇女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告诉丈夫，开始丈夫很困惑：政府怎么会带头编造假话、打压好人呢？后来，他耳闻目睹了很多事实，终于明白了，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后他几次碰到危险都化险为夷，他更相信明白真相、“三退”会给人带来平安，他就又把这些讲给同组的人听，他所在的护林队是五人一组，在他的带动下，全组只剩组长和那个组员没退出。

确实，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中，在迫害巨大的压力下，人能保持清醒头脑，辨别善恶是非，选择“真善忍”，那就是一股浩然正气，惊天动地，神佛自然护之。◇